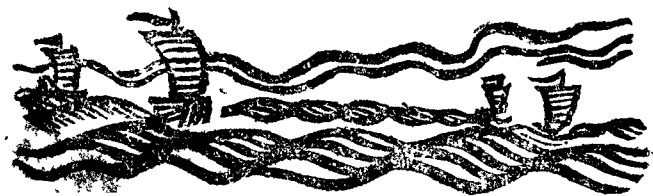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江

端木蕻良作





第一章

大江是浩蕩的，它滾流着。它輾過中國的原野，流到海裏去。大江在浩蕩裏嗚咽，在卷積雲裏震蕩。大江是古銅色的古老民族心臟裏兩條烙印的一條。它每夜裏津流着血漬，剛好是五千年了。

大江在曲折時，大江並不長，大江在展開來也不長，它惟有在人類生活史上，向下奔流的時候，它才長了。

這一道亘古的白鍊，它是怎樣的從那小小的沙漏裏跌落出來，又裝滿了沙漏的啊。風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蚊蛇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雨點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草棍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塵土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唾液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樹枝從它的上面消逝了，泡沫從它的上面消逝了。生命也從它的上面消失了，連一滴也沒有泛起。

方形的石子渾圓了，鹽粒重新回到海水裏去，泥土飛揚在天空上，桅桿一年一度的消瘦了。大江流淌過去。年青的心，在它的兩岸的砂礫上，尋拾蚌殼。頑固的愛情，在凝望着江流的時候，化作了慄慄的石柱，面對着江心，來往的漁人，指點着以它作為航行的記號了。

大江在滾流着，並不誇張，也不好看。大江也不怎樣寬，它並不比一條沒有名氣的河流寬到那裏去，一個敢誇口的牧童，他說踩着江心也可以踏過去。但是他沒有能作到，多少條漢子，都沒有能作到；而那么多嘴的牧童也在一天驚惶失了手時，滾落在水裏了。

大江是從星宿海裏流瀉下來的，它是從烟靄和毒瘴裏生長大的，所以它的水流裏，也充

滿了陰險和惡毒。一直到它奔流過七十二個險灘之後，白馬灘，灘頭堆，長灘，瞿塘峽，巫峽，牛肝馬肺峽，兵書寶劍峽，三十里灘，巴峽……它才平靜了，匆匆的奔到海裏去。

江流的兩岸的石子也是奇特的，有一段是漠黑的岩石，它一掛一掛的排成了沉着的鐵鍊，一半跌落在江裏，一半裸出在水面。鐵鍊下面石子抖然的作成了蜂巢，青苔混和着水紋，黃漉漉的黏附在上面，成了很好的蜂蜜。水珠從每個蜂巢爬進去之後，再飛騰出來。龍鱗甲是斜角的石片組成的，拆疊在細砂上，如同整隻垂死的蜥蜴。銷鈞甲的石片是一個一個連鎖的套環，一片環節連接在另外一個節片上。雲片似的石層也一坡一塘的躺臥着，酥糖似的散落起來。樹根崖是每塊石頭都粗糙得像酸棗木的根，而黑瑩瑩，則晶潔得像一條條水葱般的黛色的玉。馬肺石是被幾千萬隻肺癆的細菌所腐蝕，一束膿血潰爛的肺在江沿上倒掛着。污黑的血就從這上面向下滴搭，沙石岩，火成岩，風化岩，黏土層，木變石，滄陵石，硃砂石，鐘乳石，盆底石，火馬石，石鐘石，河淤層，玳瑁石，白晶石，吸水石，紅瑕石，隨處的替換着，它們就這樣粗心大意的規整了狗牙樣的河床。

大江奔出了壘門，迎面突起了巫山，這幾千年聳立在這兒的女媧的另外的一隻嘴唇，它

是飢渴的吞食着大江，這塊石頭是以整個的山形作成了的一個青蔥的奧祕。祇有一個詩人會說破過，後來沒有一個人說破過。

大江也流過了鄂都，受過閻王的點驗，每天夜裏由小鬼數清了河底的砂粒再放行，（舟行的漁人都這樣訴說。）大江淌流過去。

大江就在眼底，一點也不渺遠，伸手就可以掏出水來吃的。大江無感覺的流着，一切的滾流都是下意識的，而又白天黑夜奔流不息。濕氣從它四面滋長着，炎熱從水面上泛起，濁霧混騰着。日光斜射在水面，金光四閃，木製的船搖蕩着，布的帆影划過，大江在金沙江那一段曾沸滾過，所以在下流裏也仍然冒着熱氣，在夏天大江的熱鬱伴隨着蒼蠅蒸騰起來了。粗勁的腰桿，彈性的臂，在木片上，竹片上，布片上，浮在江上，然後再沉落到江底。哮喘的煤夫，吃鴉片的車手，在鐵片上，銅片上，鉛片上，合金的鐵板上，純精的銅釘裏，駛出了港口。帝王的船在這裏焚燒過。新形的鋼鐵又載滿着奇異的商品走進，三國時代會有多少人民的屍體漂浮在這裏。十年之後，又有多少父親，兒子，女兒，母親，在水裏被鯉魚分食。火把在江岸上燃起時，大江也照過血紅，霓虹燈在扯起時，大江也照過血紅。

大江的水珠像一斛純熟的算盤，它成串的上下的撥轉着，它記錄了許多新的和舊的，褪了色和萎黃了的，流質的和軟體的，膠着狀態和帶着現實感的。它記錄了夏天的黑夜和春天的白晝，綠色的黃昏和徹亮的黎明，莊嚴的工作和怯懦者的懶惰，笑和淚，粗茁的歡喜和癢癢性的痛苦，殷紅的希望和鉛的滅亡，生和死。個體的清明和疲憊的混亂，腺形質的歇斯底理和白血球的健康，咳血的憤怒和唾棄的侮蔑，愛和憎，海風樣呼求和血的控訴，罪與罰。流質的愛和固體的憎，沉摯的愚昧和發光的智慧，冰的潔白和鼯鼠的無恥，精神和肉體，大與小。詭辯的繁瑣與數學的整體，齒輪的肯定和手背的否定，浮萍的分裂和細胞的統一……這一切都每時每刻，受了江水的洗滌，益發嶄新了。江水每個細胞翻騰上來，又破碎了。破碎之後，成為新的細胞再翻上來。江水是不動的，它非常靜穆，大江是靜的，但大江是動的。輪船也在動，兵艦也在動，水鳥在飛翔着，而大江在盤旋天上的鋼鐵的鷹翅之下，看來却像是一條死蛇——從高空向下看。

這裏是原料的出口地，而且是商品的入口地。隨着水流來的有珠江的龍眼，有金錢蜜橘，有良鄉栗子，大冶鐵，北京的胡琴，仿膳的茶食，海南的官燕，大理的石板面，通江銀

耳，義烏火腿，杭州的絲織，龍井的芽茶，黃崗的竹排，金沙江的純金，蒙自的錫，自流井的鹽，上流發下來的竹排，木排，都流散到大江的下游來，大江是南中國的動脈。

在夏天大江蒸熱得像蒸籠，每個水珠都包含着金子似的熱，堅實而且帶着閃光，彷彿要粗心的燃起一隻烟火來，大氣就立刻會爆裂了。

空氣是紅色的，暗中都磨擦着火花。

江干的蒸氣，使岸傍的細砂作成初熟的蒸粉，埋藏得久遠的石灰質的蚌殼，都露碎了，混合在砂土裏面。霧將遠山遮斷，小的村落縮藏在雲霧里，像從鏡子裏反映了天光，滾流從天邊倒掛下來，再跌落在另外一個村子裏。熱在地面上鋪好了很厚的絨毯，或者鷲毛似的舞動在空間，成了蠶子肉一樣的油膩和令人窒息，熱是蒸騰的。狗尾草從搗枯的邊沿上搖曳着，摔動着晶瑩的水珠。但是狗尾草不一會兒，便被水珠兒燙得枯黃了。蘆葦終年掛着白霧。而蓼花就不可忍耐的燃燒起來，沿着江邊咆哮着殷紅。大紅綠色的醇厚的石油一樣的流漾過去。

在冬天，大江也並不因為夏天的過度的熱度而保留下溫暖。江面上的寒氣是滲心的冷，

陰澆的風吹過來，濕氣凝澀着，冷在人的骨髓裏泛流。在高曠山原上來的人，都彷彿浸蝕在參和了銷鑼水的冰裏一樣。

大江毫無凍意，舟子還赤着腳在撐篙，拖車的馬鼻孔噴出霜氣來，纜繩綴滿了珠珞的點子。

鷹在這個時候，躊躇在砂磧上，鷹在啁啾，找尋可以棲止的石塊棲止了，把頭頸縮在腔子裏，寂寞的立着。像新拔的綠草，節骨抽離時，空氣漾進去清新的鳴聲，『九九九九』，七個鷹，六個鷹，鷹散落在圓卵的褪了色的老江底裏，靜靜的棲着，白色的糞便塗抹在帶着異教徒的荒涼味的石堆上。大江奔瀉着流。

擣衣的聲音跌落在水裏面，打船的聲音跌落在水裏面，帆蓬從桅桿上扯起，江波在起落，霧從江面凝結，火燒雲因湖沼的氣氤而煊赫了。

大江攪擾而喧騰，一股混濁的黃流，搖撼在碧清的海裏。

這裏要敘說鐵嶺的過去：

這時在北國的原野上也有江水流淌着，那是黑刁刁的墨色，雲也是黑的，樹色也是黑的，而江面終年浮載着石板的冰塊。

在這個悲哀荒涼的尖硬的風物裏，陶冶出來的生靈，也是生着稜角的。

在關東的原野上，春風冷風颳過去之後，瘟疫起來了。螞蟥在土壤裏鑽出，蚊虻飛鳴，野馬這時在枯草上打滾。長尾巴連兒拖着花俏的尾巴在大地上飛，空氣乾燥而溼鬱，山野空洞而帶些回響……

這時，荒涼的村子，鼓聲響了。

巫女的紅裙，一片火燒雲似的翻花，紋路在抖動着。金錢像絞蛇，每個是九條，每條分成九個流蘇往下流，紅雲裏破碎的點凝着金點和金縷的絲縷。

巫女疲倦了，便舞得更起勁，想用肢體的堅持的擺動，把慘慵趕跑，金色的，紅色的，焦黑的，一片凝鍊的，火燒雲的裙袂，轉得滴溜溜兜的圓。

巫女家，把苦黃的臉仰着，腦後水滑滑的漆尾兒頭，在頸頸上擦着有幾分毛毛烘。巫女還是舞着，兩耳脣的琥珀環，火爆爆的幌，帶着閃光帶着邪迷。巫女頭上梳着吊馬墜，沒有

盤定十三太保的半道樑的金簪子，祇插了一梗五鳳朝陽的銀耳挖子。巫女舞動着，還輕悄悄的笑，巫女車輪裙兜滿了風，在眼前轉過來，轉過去，像一隻逗人的風箏，在半天雲裏打轉，迎着春風冷笑。……病人躺在床上，眼巴巴的看着她，不肯放鬆每個細微的小節。

巫女唧唧嘈嘈的唱了。

「手托花鼓站堂坡，托鼓臨鞭點神佛。」

她手中的鑼子鼓，便扯出異教徒的揮動。

「鏗！聚磬亢磬鏗……鐺鐺！」

先是一串銅錢打着銅錢，沙沙的發出一陣子響，接着又是鼓鞭打在鼓皮上。

然後她回身站定，把神鞭托在右手裏，曼聲的唱着。

「問起家來家也有，爹娘也不是無名少姓的人，蓮花山上蓮花洞，牆頭跑馬，我是胡金龍，胡家仙姑我爲尊，我是仙家第一人……。」

胡金龍在關東的原野上，是一條龍的紅仙家。她捉的弟子很多，所以到處都傳播着她的名字，她這大仙最難請，而且是最惡刁，但是法術也是最靈驗的，所以也是人家更願意請

的。

捉九姑娘作弟子是三個春天以前的事，那時九姑娘還沒有嫁給張荳腐房，先是仙姑下來，家人都不信，就是九姑娘害了女兒癆，坐在房裏想心事，弄出了魔道。街上的閒人都還咧着嘴嘻嘻哈哈的說：

「沒有黃花女便出馬的，她還沒被人當馬騎過。」

九姑娘的母親，便到處燒香許願，覺得自己的臉上失去了光彩。

可是九姑娘後來鬧得更兇虐了。親戚朋友都說要是做母親的想留住女兒的性命，祇有許她出馬。

母親說：「不是我自家骨肉自家疼，我沒有護短了誰的，我的孩子不會這樣作賤的。」可是商量了老親少故的，也有人說：「要是真的仙家附了身，也沒有黃花女兒就出馬的，好說不好聽。」

母親心裏轉騰着急，想不出來好主意。

老年人又咄咄喳喳的講，說是仙家愛潔，附了姑娘身子也是有的。趁着人的氣血虛，

滅了頭上三尺火，入了竅，也是星星月令趕的，「要是等到神來了，找個小夥子，脫了褲子，給她亂出溜一炮，沒有不嚇跑的。」

母親睡了那些人一臉，罵他們沒有一個是懂人事的，回到家裏悶悶的思索。

由於再沒有更好的辦法，到後來母親就找了年青力壯的張豆腐房來實行了一下，是在她女兒下來神的時光。祕密舉行了的。可是九姑娘的仙家還是沒有離身，所以後來就祇好公開嫁了他。

如今丈夫開豆腐房，九姑娘跳大神，小日子進項不算大，可是村西頭也算得騰騰赫赫的了，村上年青人開玩笑，都說他娶來了狐仙在家裏。

九姑娘正式攀棒子（跳大神）才一年，人樣兒長得又嫵媚，病又治得好。所以大家都說她的那舖子神，裏裏外外一水兒清，真算是乾淨利落。所以都給他起個綽號叫『花大神』。可是每次治病，沒有一個不是治好了的，所以當地人都對她保留着一種內心的尊敬。

.....

仙姑現在舞得更凶狂了，桌上兩條紅燭燒起半寸長火苗，照上她細緻的臉和苗條的腰。

病人在床上把眼睛睜得食婪的野狂的發亮。

病人臉上發紅，而且哮喘。

六姑姑總以為自己大兒子害虛癆，所以我花大神給來跳。說是肺屬金，水生金。九姑娘是水命人。

六姑姑有兩個兒子，大兒子叫成文，二兒子叫鐵嶺。大的躺在炕上，就要死了，二的在東山裏挖棒極，被浪人搜山時撿了，轉回家來，正趕上給大哥跳神。一把火從他頭頂上直燒到脚底，所以他納頭便暈倒在東屋炕梢頭上。大哥因為身子骨膀虛，力氣薄，不能供養六姑姑，所以六姑姑還和一個糟老頭子打夥，生活在一起。給大哥治病的錢，還都是六姑姑梳頭匣子裏的體己錢。

鐵嶺恨恨的在炕上躺著，並不參加這個巫祝的儀式。火烙的思想，在他頭頂燙滾。家人這樣烏七八糟的鬼混，都使他澈底的感覺到自己放棄了林野生活的失算。他終於爲了求生的打擊而不能堅持那懷悍的野性，回轉家門來。他以為家是溫暖的，「媽媽」，「哥哥」這些個稱呼，都是好聽的，而且會給他樹林，山谷，風雪，所不能給予他的一切。在風霜裏他漂

泊了二十多年了，掙扎的無助的求生，說是把他鍛鍊得堅強，到不如說是把他變得更軟弱了。他常常存留着對於山林以外的幻想，而且對着所謂家這種東西存留着一種夢幻的渴慕，想回家裏，即使是破家也是好的，所以他便回家來了。

家是更大的憎恨和仇恨的癰瘤，這是無可迴護的，這是他這幾天的堅信。隨伴外面的鼓聲，他起伏着自己的思路。他計劃着出亡了，他剛剛回到家裏來，祇不過才三天工夫。

外邊的鼓聲更凶狂了，直接像一條慣於戲弄人的五彩的旋風在他頭頂上扭扯。

村中人完全抹煞這個固執的新客的反對，他們來看熱鬧的人特別多。黑壓壓的擠了一屋子，而且院子裏也都是人。

村裏人都是喜歡看九姑娘跳大神的，他們覺得到成天到晚讓那伶俐的縹致的妙人兒來跳舞，也不是使人完全討厭的事。

小孩子們在飯盃里胡亂的吞食了一些東西之後，便匆遽的跑到六姑姑家裏來等候着，等候着九姑娘跳舞。

二大神是從花臉窩棚專人邀請來的李香頭。也是遠近馳名的，有他來幫襯，九姑娘的舞

藝就更好看了。

這兩個仙家第一流的忠僕，是針尖對着麥芒。說話是一口揸拉音，對答得又貼切又流利，村上遠近人家大小孩子都愛聽，到這裏來看跳神好像看一齣大戲一樣。

在荒蕪遼廓的農村裏，地方性的宗教，是有着極濃厚的遊戲性和疊惑性的。這種懸惑跌落在他們精神的壓抑的角落裏和肉體的拘謹的官能上，使他們得到了某種錯綜的滿足，而病患的痼疾，也常常揆換了這種變態的神祕的潛意識的官能的解放，接引了新的泉源，而好轉起來。

開初，大神並不很迅速的使老仙家降壇，她很矜持。因為據說這位仙家的架子相當大呢。

九姑娘紮好了繡花五色裙，擺好了架式。頭頂上令人欲吐的靛紅的豬肝色的紅球，在顫巍巍的跌動着。嘴唇上一桿烏木烟桿，發狂的吸食，她跌落在一隻杌凳上。

二大神左手拿着一隻豬膀胱作的太平鼓，上邊有個半月形的弓圈，繫了三十幾個大銅錢，在手中搖動起來，刷拉拉的響。她右手拿着一條小小的顫動的鞭，在歌唱的尾音裏，向

鼓邊擊打。

唱着一種邪魔的歌曲，聲音在春天的大氣裏透出一種淫靡而悲慘的韻律：

「左手拿着文王鼓，右手拿着點神鞭，文王鼓串靈錢，打三打，點三點，驚動了胡黃的人馬下高山……弟子我大喊一聲聽八百，小喊一聲驚動胡黃二仙……主啊！未下山你就帶着三宗寶啊！綢仙索，套仙繩，勒緊絲繩坐下玉龍；綢仙索，套仙繩，一齊都望弟子身上扔；雙三扣，單三扣，那扣不緊用足蹬，頭前來了頭發迷，眼前來了眼發熱，身上來了身發冷，身後來了身發汗呵！掃滅弟子頭上三把火，借口傳音治他的災厄呀……」

仙家還是下來，於是二大神又用一種更高的聲音咀着：

「你札拉子道行小，法力薄，不能言講，不能說，不會奉承不會調言扯巧舌；我的老仙家，體諒我拙嘴笨腮心地善良，體諒我侍候仙家有過功德呀！」

二大神把鼓和錢鏗啦啦的引向大神的兩耳邊，然後在她身旁左右的跳起，再把鼓和錢引向她的耳邊……作出一種引誘的調弄的姿態。

直到九姑娘突的打了一個冷戰，看熱鬧的才哄叫了一聲等出一些個兒喜信來了……接着

九姑娘又打了一個冷戰……

二大神不肯放鬆這個好機會——

「仙家下來第一遭，弟子榮耀頂上飄，房屋小，柱脚多，大神下來招待着，松木廊牙沉香木樞，大神下來兩邊瞧。」

大神開口了，像要殺人似的跳着鬧着。

「高糧地，開白花，影影綽綽來到了紅羅！」

二大神完全跌落在歡喜和恐懼的兩個翻轉的漩渦裏，他慌怵而且警戒，感到吃力而且笨拙。

「老仙家，不要慌，不要忙，穩穩當當坐在華堂，影壁牆上畫天鷲，急手扎扎使不得，左膀起，右膀招，兩脚一蹬站起來。老仙家——抬頭看，用目觀，眼前搭下臥鋪壇，前走幾步龍擺尾，後走幾步虎登山，兜轉旋風坐在寶壇。」

「我前照後照左右照……我照照誰家供主點起了香火。」

「高糧開花節節高，侍候仙家第一遭，仙家的規格摸不着。」